

德意志译丛

AUS SORGE UM EUROPA Ein Appell

忧心欧洲 我的呼吁

[德] 赫尔穆特·科尔 著 郑春荣 胡莹 译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德)赫尔穆特·科尔 著

忧心欧洲

我的呼吁

郑春荣 胡 莹 译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忧心欧洲:我的呼吁 / (德)科尔著;郑春荣,胡莹译. --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608-6011-4

I. ①忧… II. ①科… ②郑… ③胡… III. ①欧洲—研究 IV. ①D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2042 号

© 2014 Droemersch Verlagsgesellschaft Th. Knaur Nachf. GmbH & Co. KG, München

忧心欧洲:我的呼吁

(德)科尔 著 郑春荣 胡 莹 译

责任编辑 吴凤萍 助理编辑 戴如月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潘向葵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mm×1194 mm 1/32

印 张 2.625

字 数 70 000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6011-4

定 价 2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译者序

——面对危机,唯有坚守欧洲信条

郑春荣

对于本书作者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而言,欧洲的统一关乎欧洲各国的命运,而且,直至今日,它仍然是一个关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因此,人们必须时刻铭记,欧洲一体化是一项政治工程,决定着欧洲的未来。读者可以发现,本书的字里行间到处洋溢着科尔对欧洲的热爱之情,表达着他对其上述欧洲信条的坚守,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像译者一样深受其感染和触动。

然而,令“统一总理”和“欧洲荣誉公民”科尔深感忧心的是,在各种危机的挑战下,包括金融与经济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乌克兰危机,欧洲各国内的疑欧情绪和民族利己主义在抬头,这使得科尔为之奋斗的欧洲以及欧洲一体化迄今取得的成就受到了威胁。为此,他呼吁所有的人回顾历史,以史为鉴。他特别强调,让年



轻一代人谨记欧洲一体化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和平与自由,谨记他们现在所享有的和平和自由绝非理所当然之事,这对于欧洲的未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科尔也对德国在欧盟内的角色保持着高度的清醒。二战后,当时的联邦德国在阿登纳总理的带领下,通过融入西方,努力实现德国的统一。他的信条是:德国统一和欧洲一体化就像同一块奖牌的两面。如今,德国虽然实现了统一,但是在科尔看来,阿登纳的信条依然有效,依然适用于未来。因为德国基于其历史、地理位置及其在欧盟内的实力对欧洲一体化负有更多的责任与义务。科尔还指出,当年德国的西方伙伴虽然对统一的德国怀有某种恐惧,但是,他们最终选择支持德国统一,因为他们希冀并相信统一的德国依然会是欧洲的德国,依然是他们的一个可靠的伙伴,他们不用担心德国会放弃谦卑之心,而变得高傲自大。

在书中,科尔也澄清了几个问题。首先,他批驳了有关欧元引入的“交易说”。按照“交易说”,欧元的引入是科尔与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之间的政治交易,换言之,法国当年支持德国统一的前提是德国放弃德国马克而同意引入欧洲共同货币。科尔指出,“交易说”之所以不实,是因为欧洲共同货币的计划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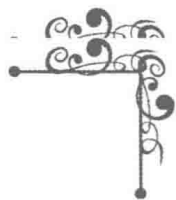
上半叶就有讨论。但科尔也承认,德国在1989年至1990年间支持引入欧元,也是为了显示统一的德国会一如既往地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决心。而且,科尔和密特朗都认为欧洲共同货币是实现政治联盟的先决条件。其次,科尔对作为欧洲一体化愿景的“欧洲合众国”概念进行了阐释。他表示,这个由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的概念,常常遭到误解,并因误解而产生恐慌,以为这个概念的拥护者想要在欧洲建立一个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国家。在科尔看来,欧洲一体化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一个建立在联邦制基础上的欧洲,是在统一的欧洲框架下建立的“祖国的欧洲”,其中的人民既有民族认同,又有欧洲认同,按照科尔的说法,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祖国“欧洲”框架里的“祖国的欧洲”。

目前,欧洲正面临着三重危机,在乌克兰危机和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尚未解决的背景下,日益加剧的欧洲难民危机考验着欧洲各国之间的团结。然而不幸的是,个别欧盟成员国显示出的是基于本国利益考量的不合作态度。欧洲难民危机深刻暴露出了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歧。令人欣慰的是,德国作为如今欧盟内实力最强的国家,其政府和民众出于道德与责任考量,都对难民表现出了欢迎的姿态并给予了切实的帮助。但是,仅凭



德国的一国之力无法解决欧洲难民危机,而且随着难民的蜂拥而至,德国国内反对接纳更多难民的声音也日益响亮。如今,德国和其伙伴正努力在欧盟层面寻求共同的危机应对方案。此时此刻,面对危机,人们必须响应科尔在本书中发出的呼吁,体现出更多的共同体精神,携手应对危机,以此继续在通向欧洲统一的道路上共同前行。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欧洲的统一关乎欧洲各国共同的未来。

译者简介: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所长,
教授、博士



为了和平与自由



欧洲！

2014年8月，在一个温暖、静谧的夏夜，我坐在我家的露台上，花园里矗立着的那块柏林墙碎片始终映入眼帘。当时我正在思考：德国和欧洲未来将怎样发展？当下的局势又是如何？德国与美国和俄罗斯分别保持着什么样的关系？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相互之间以及与其盟友、伙伴和邻国之间秉持着何种相处之道？他们对我们又如何？我们为了自身和整个世界的发展应承担哪些责任，或者不应承担哪些责任？

回顾往昔，我再次追溯到过去几十年和最近几年中所经历的种种发展和变化。我们来自哪里？自1945年以来，尤其在我任职期间（1982～1998年）我们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在我卸任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在21世纪初的今天，欧洲处于何种地位？德国处于何种地位？我们在世界上处于何种地位？德国将何去何从？我们又将何去何从？我们可以有哪些作为？

令人欣喜的是,1945 年至今德国的发展历史,与其过去、发展初期和已有成就相比,虽然有过一些畸形发展、疏忽失误和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整体发展仍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成功史,并且一定会给德国和欧洲增加信心以应对挑战。

但是,不大好的消息是,过去几年的发展状况显然是令人失望的。非常谨慎地来看,欧洲在从 20 世纪跨入 21 世纪以来的状况并不好。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曾经成绩不菲。20 世纪末,我们快速发展,形势大好,尽管在这过程中也遭遇过挫折。但是再看看如今,在这个多极化的世界中,欧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整个西方在这几年里带给人们的尽是忧患,这令人难过,也包括我。

各国国内问题,欧洲畸形发展状况,包括对欧洲也有极大冲击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些都日益排挤了欧洲原本的理念。这常常促使被认为早已过时的民族国家主义和地区政治倾向以及利己主义抬头,有时也会导致过度强调自身利益。

为说明这一点,人们只需看一下过去以及今日的发展状况,还可以查阅各方报告、评论和采访,它们涉及欧洲的总体局势、欧元、金融和经济危机,我们与我们的跨

大西洋盟友即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以色列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土耳其、阿拉伯世界还有中国与亚洲以及非洲问题。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德国还是其他国家，对于欧洲工程，跨大西洋关系和对俄关系的讨论及其处理方式，都呈现出畏惧和缺乏远见，并再三搬出危机论，尤其表现出历史虚无主义和对历史知之甚少的特点，这些着实令人惊诧与惶恐。我们纠缠于琐事，并且各方草率地对待这项对我们所有人和全世界具有根本意义的欧洲工程，这同样令人惊异。在走过了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充满苦痛的道路之后，正是这个欧洲工程在 21 世纪给我们带来了一次实现和平与自由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其中包括：民主、人权、法治、社会稳定和富裕，以及我们对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对全世界应尽的责任。

在金融和经济危机期间，所有产生于欧洲内部并抵制欧洲的怨愤情绪卷土重来。在过去的岁月里，德国媒体以及报刊社评充斥着各种讯息和表述，并渗透到了政界，比如：称欧元存在着“严重的设计缺陷”，欧盟和欧元本身已经是“设计缺陷”，或者是说“许多在之前已经致使形势恶化的矛盾、差异和利益冲突现在只是被搁置在

一边,或者被遮掩,抑或是用许多(德国人的)钱加以搪塞过去”。另外还有:“大家对专家的警示最多也就是置之不理,欧元本身被宣扬为万灵药。”还有:“在这期间,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在先前没有共同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基础上建立货币联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最后还称:“欧盟是一场精英聚会。”

此外,还出现一种论调,它的倾向性再次引起我的注意:“我们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好”,现在我又再次读到、听到这样的言论。或者:希腊必须退出欧元区,甚至南欧国家必须退出欧元区,更有甚者说德国必须退出欧元区。再有的说法是:“在地球的这个区域里(译者注:指欧洲)和平是理所当然的,战争已不再构成威胁。”甚至有人说:“赫尔穆特·科尔的和平论断已不再能激起青年人对欧洲的热情。”或者有人称:“在高政治层面,欧洲从一开始就是一项和平工程,这是子虚乌有之说。”

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怯懦畏缩、惶恐不安,害怕他人覬覦自己的已有之物,草率行事、些许夸大其词和沾沾自喜,对一些最简单的关联一无所知或者加以否定,这些简直是太可怕了。它们都体现在上述表达中,甚至也会出现在严肃性的报纸社论中以及政界言论中。人们带着这些情绪来权衡这种或那种诉求或选项,而且,这

些情绪充斥政界和报刊界。

在过去几年里直至今日，在欧洲和围绕欧洲掀起的整场辩论，其表现出的怯懦、倒退和历史虚无的程度是令人惊诧的。结果便是贬低对我们如此重要的欧洲工程，并危及它的基础，这才是真正要命的。

鉴于过去几年的发展状况，我也问过我自己：我们德国人、全体欧洲人、还有我们的美国朋友以及我们的其他盟友，难道都忘了，我们能有今天应该感谢由于美国的远见和援助而在二战结束后启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了吗？难道都忘了大约 70 年来西欧人生活在和平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以及一部分人生活在极大的富裕且社会稳定的环境之中，而东欧也自大约 25 年以来取得了不少成就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难道我们忘了，整个世界在 1945 年所处的状况，以及自那时起我们在德国和欧洲经历了多少幸福与幸运——当然这不仅仅归功于我们自身的努力！

难道我们忘了，和平与自由——这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教训——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难道我们都忘了：我们必须对已经取得的成就有所感恩，但是也不可以有所懈怠，躺在功劳簿上。相反，这些成就使我们承担起维护和平与自由并竭尽全力推动欧洲统一的责任与

义务。

简问之：难道我们都疯了？难道我们都失去理智，并同时忘却了我们的责任？

我不由得想起了康拉德·阿登纳的一句话。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这位二战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在一次小范围聚会中说道：“在过去的 50 年里，我们德国在欧洲太过自傲，而在未来的 50 年里，我们则必须保持谦卑。”

到 21 世纪初，50 年的期限已到，我再三问自己：阿登纳的话是否不只是对 20 世纪后半叶的劝诫，还是对往后岁月的预言。

不容忽视的是，距离二战及二战结束日越久远，见证这段可怕岁月的人就越少。我们变得越富足、越舒适，有些人似乎就越容易忘却，欧洲的统一以及与美国和加拿大建立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我们大家以及整个世界有多重要；越容易忘却欧洲意味着什么，以及它是如何运行的。

我们为什么需要欧洲？提出这一问题是有理由的，它也是容易回答的。我们需要欧洲，因为欧洲一体化关乎战争与和平。和平理念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运作基础。和平，即自由中的和平在欧洲也绝不是一件自然而

然就产生的事情——现在的乌克兰危机更能说明这一点。

而且人们经常强调得还不够多的是：没有自由的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平只能在自由中存在。和平与自由又是其他所有事物的前提条件：民主、人权、法治、社会稳定和富裕。

欧洲不仅仅是一个大洲，它更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所希望构建和实现的那个欧洲是一种思想和政治实体。批判家总是会忽视一点：欧洲不是一个由一些欧洲狂热者或者欧元狂热者或者天真的幻想者提出的不计任何代价来实现的疯狂观念。欧洲不是诗作，不是传说，不是一起事件，或者如人们今天所说的，不是一场“Event(活动)”。

相反，欧洲首先且主要是一个生存问题，是一件很严肃的理性之事，它产生于我们这个动荡大陆的苦痛历史体验，源自在 1945 年之后许多勇士从中获得的远见卓识：保持欧洲持续稳定的和平秩序需要欧洲政治上的统一。

康拉德·阿登纳那一代以及我这一代都对二战深有体会，也一直将统一的欧洲视为心愿，但并不矛盾的是，欧洲首先且主要是一件理性之事。相反，欧洲也需



要激情。

欧洲既需要理性,也需要激情,以便不失去方向,同时保持继续在值得一走且通向统一化欧洲的道路上前进的决心和力量,即使这条道路漫长、艰辛而曲折,这一点向来如此。鉴于有那么多国家,且它们代表不同的利益,这情形不会改变。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这更不足为奇。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做,也许有人想象或者希望它更简单点,但它现在已成事实,尤其已成欧洲的事实。

一言以蔽之:创立者们所构建的这个欧洲是唯一的选择。不仅仅是身处欧洲的人,所有人都需要欧洲。德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需要欧洲。在欧洲,德国是一个有着最长边界和最多邻国的国家,也是人口总数与经济实力均位列第一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直至今日,我们的所为与所不为都会直接影响我们在欧洲的邻国以及欧洲以外的许多其他国家。发展欧洲是我们所有人的义务和责任,尤其是我们德国人——这主要是由我们地理上的中心位置还有历史、规模和实力所决定的。

如今的中年人未必经历过二战,他们目前在政界、经济界、媒体身居要职,大多职位稳定、收入丰厚,有时表现出傲慢自负、自鸣得意。他们也许会嘲笑前述看法,但是对于1930年出生的我而言,最后一次大战——